

## ● 音乐与乐评

“我很幸运，必须要感谢音乐。”师范类专业毕业的小樱本来已经持有高级中学语文教师资格证，如今每天与音乐和唱片公司打交道纯粹是阴差阳错。音乐让他能养活自己，所以首先是他的工作，但音乐也是他生活的一部分。他很少在工作的时候听歌，但喜欢在打扫、收拾的时候把音乐放得很大。音乐给了他很多难忘的时刻，不过他也相信“No Music Course Wonderful Life”。

乐评对小樱来说则更加纯粹，“它保持我的脑子在永无休止的重复工作中不至于生锈，我能够保持敏感度和洞察力”。写乐评所得的稿费是他以战养战、能保证自己听到更多更好的音乐的物质基础。他2004年开始写乐评，当时写的全是流行音乐，基本上都被骂。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有一匿名人士说他根本不懂音乐，纯粹是文辞华美，哗众取宠而已。这样的评论让他很受打击，从此不断给自己充电，并系统地去完善听觉经验。他自己也组乐队，家中不乏吉他、效果器，自认为专业性不会太差，但在公众的视野中生存，赞毁参半的情况他早就适应。现在小樱写作的时候通常会加入一些编辑手段，也有讨巧的元素，行内人士对此会心一笑，但许多网友还是表示不理解。“你不能要求你的读者都要顺着你的思路，而本身文字就存在着误读”，他并不介意大家的批评。

小樱希望写作乐评时能透过唱片或音乐事件，挖掘更多背后的意义，尤其是关于产业、文化和人性。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有批判精神的人，但是足以自省的东西实在太多，自己的批判还远远不够。前几周选秀出身的王啸坤和曾经的摇滚偶像木玛同台演出，有几位不同的企宣以不同的观点、视角、文风给他发来新闻通稿，但他对此事自有看法，因此自省与批判显得更加重要。“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利用目前所得的资源，告诉大家一些可能还不知道的事情”，虽然他可能被撤稿，也可能因此饭碗不保。

## ● 理想VS现实

某天，主编对小樱说，昨晚看了你十页博客，发现你是一个很有理想的青年。他只回答：“在当下，理想是可耻的。”很奇怪，我们竟然会羞于、耻于谈自己的理想，这在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，似乎一把理想拿到台面上来便是一件很傻很天真的事情，或者说，我们已经没有一个成型的、坚定的理想”。

“理想”和“梦想”对小樱来说都不是属于80后的词汇，他更乐意用另一种提法谈谈未来——“心愿”。几年前他就想出几本书，关于性压抑的，关于解读《红楼梦》的，关于法国流行音乐百年发展史的，这心愿到现在也没有太大变化，只是最近又新添加了一条，就是退出现在的圈子后，写一本关于揭露唱片界黑幕的，某某明星天籁之音全靠嗑药，某某明星看起来老实巴交其实骨肉皮众多。虽然从目前的状况来看，这些心愿实现的可能性很小，但他会坚持下去，“在中国这个人才过剩的地方，两千年才有这么一位李白，所以耐性和平常心是最重要的”。

理想虽然重要，但在与现实的冲突面前小樱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面包。他会用另一种眼光看待可能存在的冲突，把它当作一个游戏，或者把整个生活当作一个游戏。可能工作中的小樱一直在做着他自己不喜欢的、甚至闻所未闻的垃圾音乐，但他也会把这个当作是一个有趣的事情来对待。“你的生活本来就是很indie的一件事情。That's Cool。”这样的解嘲更像一种精神胜利。

## ● 生活ING

小樱很满意目前的生活态度，工作占用了他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，还得挤时间写乐评，每周也要与乐队一起排练，准备巡演。他恨不得每天都有48个小时，所以觉得自己无可抱怨。

别看他乐评中个性张扬，他工作时的努力程度在公司可是有口皆碑，身边人竟都赞同他是一个天分可能不足但是异常勤奋的人。因为他家境富裕，所以并不考虑工钱本身的多少，但是作为一种价值的肯定，能赚多少钱却让缺乏自信的小樱相当重视。

小樱对爱情的想法相当简单，觉得互信任就是一切的前提。这种乐观的态度放在“死亡”一词上，却是“一想到自己无法知晓死后的世界，就像自己出生之前的那个运转了多少年的世界一样，这种缺席的失落感让我不爽。我很希望能够得到终极关怀，但谁能给我呢？”矛盾综合体的双鱼座小樱，遨游海底的时候也会想象岸上的风景。



在大学城公馆咖啡的“废墟之后”音乐节。

## 小樱： 海底世界与岸上风景

### ● “伪”、“装”、“者”

如果要自我介绍，小樱觉得必须要说的五句是：不知疲倦的互联网发稿机，中国民谣界首例专职叮叮手，半途而废的文学青年，行事低调但总被人认为很高调的年轻乐评人，具有典型性格特征但外型欠奉的双鱼座。

自称“伪文艺青年”，并不断用“伪装文青”作博客TAG的小樱，觉得女朋友才是“真文艺青年”的典范——要么是在看演出，要么就是在看演出的路上。“文艺青年”需要全方位的文艺起来，而“伪”对小樱来说是一种程度。之所以说自己“伪”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感知上的晚熟。其实大学毕业以后小樱才认真地听 Joy Division、地下丝绒，才开始觉得披头四、鲍勃迪伦越发地有味道。但他看不进《在路上》《达摩流浪者》，也不怎么看文艺片，所以按程度只说自己是“伪文艺青年”。“姿色份子”一词来源于谢安琪的一首歌，在粤语里“姿色”与“知识”谐音，“实际上戴着眼镜一表斯文的背后通常可能是比谁都急色，而‘伪装文青’也是一个意思，给自己找一个台阶罢。”

作为网易头号乐评人的小樱并不希望别人这样称呼他。对他来说，“乐评人”是一个很有分量的称谓，它承载着道德操守和人生经历，只有王小峰、李皖、颜峻等前辈才是如假包换的“乐评人”。他在博客上称自己是“者名乐评人”，也就是“非著名”的意思。“如果可以的话，叫我‘乐评人’。”



在雪山音乐节。